



序

學者以千百年之後推述聖賢當日之意，見偶殊學問
 所從入偶異雖親在洙泗之列已有子張氏之儒子夏氏
 之儒朱子續述二程其解易與正叔異者已十四五他書
 亦不盡用程說而今之論者封已自是學先生之言欲以
 絕千百世學者之殊致固非通人之識殆亦非先儒之所
 望矣若乃歲月之差錯事蹟之批漏鈎稽考索一人之力
 有盡而古今之緒無窮切火焚棄簡編斷佚存千百于什
 一旁引曲証以佐先儒之遺此尤先儒之功臣非好為異



周春海寧人孫松霽

乾隆進士官考原知縣

也吾友閻子百詩於九經之學窮累歲時鑽穴蠹蝕尚書
古文疏證已有成書真足以晰千載之疑而辨正之矣又
為潛丘劄記於諸儒之釋孟子者考覈而詳說之大約辨
事實者十七八論義學者十二三百詩之於古人窮探其
本末極精而後出之不復與古人以可辨吾特為推廣其
意以告學後之學者夫義理何窮古人之事亦往之敬見
羣籍皆因人之精思而愈出繼百詩而起者或更能推舉
其所未盡不獨百詩所樂聞抑六先儒之所深期也同學
鹽官陸嘉淑識

上學字
當衍

樵香小記卷之上



國朝何

璠著

信陵君諫魏王愚按大事記繫此諫於赧

王五十年

丙申以宣太后薨故余則以今韓受兵

五年當繫

赧王五十四年蓋前一年秦取韓十城又前一年

秦取韓南陽又前一年秦拔韓陘城是也通鑑不

載似以其為虛辭不知指切利害聳主聽聞止韓

不伐豈得謂非實事哉。韓止秦有鄭地是時韓

都鄭今新鄭縣距開封府二百三十里。右蔡左

召陵在字宜行戰國策作右上蔡召陵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愚按唐荊州序董中峰侍郎集

在似當作
左

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子吳子曰信手寫去姿態橫生此等文不可謂是法亦不可謂無法若以起訖照應求之此唐宋之文非秦漢之文也正與荆川同。四年不登謂建元甲辰六月旱五年復蝗謂建元乙巳五月大蝗此書上於六月年丙午八月故曰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

賈誼陳政事疏愚按孫月峯曰匈奴一事耳以當流涕者二恐難通當別有一事而班孟堅刪之若一

段中用兩可為流涕句固自無害評致確余謂賈誼新書有無蓄為可以流涕即食貨志載賈誼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之說也想可當流涕者二六太息一定經制二正風俗三教太子四興教化五優禮大臣亦刪其一余謂新書有銅布於下為可長太息又即食貨志載誼諫民不得盜鑄錢之說也想可當長太息者六新書別有等齊言諸侯與天子齊亦可為長太息說不足取。或問食貨志文帝即位初誼已論積貯矣五年誼已諫民盜鑄矣何後一年事政疏而瀆陳之余曰誼正惟諫上不聽故復陳於政事疏為可長太息若班固則以既

按下文上六
當作權策
疑脫

詳於前自宜略於後既詳於志自宜畧於列傳所謂互見史文之密如此賈誼列傳為長沙傅三年作服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太歲在卯為單閼是為文帝前六年丁卯又云後歲餘帝徵誼拜為梁王勝太傅數問以得失又當為前七年戊辰則陳政事通鑑繫於丁卯者非當移後一年蓋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四人侯誼疏諫此疏自應在陳政事疏後并正通鑑之誤於此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愚按與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又殊不同蓋前乃經策此則權後卒賴權策以扞吳楚七國之兵云

蘇代約燕昭王書愚按秦其暴則虎狼其譎則鬼魅而文中之摹寫則真所謂人巧極天工錯者。此書當繫赧王三十四五年庚辰辛巳間蓋燕昭王未卒之前齊湣王出走久之之後而通鑑亦不載。史記正義太原當作太行。恐齊據之史記據作救。決滎口灌大梁又先信陵君言之秦卒用策以滅魏可畏哉王伯厚以水攻春秋時未之有當自智伯始余謂昭公三十年己丑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遂滅徐非水攻歟
司馬相如諫獵書愚按孫月峯曰奏章也而濃至若此蓋以賦筆運之。通鑑繫此疏於武帝建元三

年癸卯曰非今年事因微行始出終言之余謂本
傳載漢興七十有八載之後又云後有人上書又
云免歲餘復為郎嘗從上至長楊獵則嘗在武帝
元朔三年乙卯四年丙辰間距癸卯後十二三年
。班固贊武帝時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兩司馬並
稱下迄昌黎猶然奈何明有艾南英者至謂子虛
上林二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據通考
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為言求一言一字出其
心之所自得無有也此等議論當生則拔舌死則
鞭尸生、世、子、孫、永斷筆墨之緣者也
蘇轍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愚按東坡與滕達道尺牘

曰兩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擁數塊熟炭讀前
漢書戾太子傳贊深愛之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
庸人也余笑已為他日作諫用兵書儲下料矣古
人觀書類如此。今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當在
元豐四年辛酉越明年壬戌永樂敗至死者二十
餘萬人神宗臨朝大慟為之不食真有如書中所
謂哀痛悔恨追咎左右大臣未嘗言者不知猶記
憶此書否也。東坡為文定墓文云論事益切上
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云

蘇秦說齊閔王愚按吳師道辨此策既非蘇秦亦非
蘇代當另一人最確其在閔王二十九年滅中山

後三十八年取淮北滅宋侵三晉前乎此策士之
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唐荆川云秦漢古作
秦漢當作先秦顏師古漢書注先秦謂秦之先也
張儀說秦論攻魏愚按口吃人何以達之業下輒能
若生龍活虎不可捕投乃爾。吳師道曰蘇氏論
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李師斯以其學
亂天下其高談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
秦之謀臣蓋指魏冉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
術無法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衛甘茂
以秦徇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
亦非一人其剛愎不遜自許太過則亦鄉之風也

終以忤李斯短姚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
之難而不能自脫可以為騁說之戒矣。西南韓
非子南作面。五都韓非子都作湖。地尊不可
得韓非子尊作曾

黃歇說秦昭王愚按太史公稱歇說秦昭王何其智
之明正謂此書一是明於恐秦滅楚一是明於韓魏
之終為秦患耳。而忘毀楚之彊魏也史記魏字
上有韓

曾鞏移滄州過關上殿劄子愚按朱子語類曰曾南
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教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州
亦進荔子後得滄州過關上殿劄子力為諛說謂

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畧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風一也然其文極妙。元豐三年庚申子固由亳州徙知滄州過都召見遂留判三班院以至後擢中書舍人其得此劄子之力與。王遵巖曰醉意雖出於封禪羨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為諛悅淺制而忠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觸讐請長安君為質愚按昔人謂太史公熟讀國策方有一部史記余於此文有會心焉。讐史記作龍趙有左師觸龍夏亦有左師觸龍齊景公有司

邑當作邑

馬穰苴齊閔王亦有司馬穰苴鄭有行人子羽衛亦有行人子羽吳有太宰嚭陳亦有太宰嚭。太后之邑少解史記增不和二字似不必蓋上文有盛氣字面也太后曰婦人異甚史記於曰上增笑字却妙老婦不聞也史記於也下增曰字亦不必說難愚按鍾伯敬言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於口橫胸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姚賈殺之不思席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余謂揚子法言已云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此非之所以死。鄭武公為桓公之子初邑咸林今華州既遷溱洧之間今新鄭

縣於胡地不相涉也安得有胡備鄭之取胡之事
乎註云胡國名歸姓故城在今潁州亦於衛主顏
讎由為靈公三十八年甲辰正彌子色盛擅寵之
時故欲孔子主我後四年戊申公即薨安得有邑
衰加罪之事且考之左傳衛人翦夏丁氏為出公
九年丁巳尚以其帑賜鼓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女為夫人復罷任於嗣君乃知大抵非率寓
言也蓋申韓原於道德列莊既多空語韓非豈必
寔事

大蘓正統論三首愚按茅鹿門曰文特辨。少時父
執梁公狄先生教余讀方希古釋統上中下三篇

為篤論

小蘓商論愚按商哀復興者五王以殷本紀太甲稱
太宗太戊稱中宗祖乙盤庚武丁稱高宗言除無
逸祖甲不教也。周書委曲而繁重商書簡潔而
明肅余向謂似錯雜今文古文而為言子由於此
析猶未精詳余尚書古文疏證。太公封於齊周
公治魯一段段出漢書地理志與魯世家說苑不同
小蘓唐論愚按節度府當作都督府節度使名官始
於睿宗景雲二年辛亥以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
使。陸宣公奏疏曰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
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子由本此與他書
府兵數日各不同。通鑑天寶六載自唐興以來
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
著者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
那社蘭爾契必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
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
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
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
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蕃
人不知書乃奏請蕃人為將上悅其言始用安祿
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蕃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

之執偏重按此則天寶後多難玄宗之過李林甫
之罪非太宗計失也。兵志唐兵勢凡三變始曰
府兵既曰彊騎終曰方鎮之兵府兵稱最善高宗
武后時法已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
亡匿至是益耗散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
開元十二年更號為彊騎天寶後彊騎法又稍廢
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安得有四出萃於范
陽及唐哀府兵在外之事。此論乃子由少作故
史學猶未熟似未見鄴侯家傳杜牧之原十六衛
。或問通鑑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變止載神策
軍使白志貞募兵事無禁兵戍趙魏之語子由却

何所本余曰此蓋本朱泚列傳賊薄丹鳳門詔集
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
士內空而白志貞以市人隸籍故爾叅以陸贄奏
今神策六軍遠出關外又曰宮苑之內備衛不全
子由豈盡脫空者哉雖然此亦非府兵。劉從諫
一言天子亦倚以自強故李義山詩竇融表已來
大蘓始皇二愚按黃太冲曰文從經術來深於子固
蓋子瞻尤化而無迨爾。小篆亦始於秦非獨隸
紙果秦漢間以縑帛書字故紙从系或以巾
柳子厚封建論愚按蘓東坡取是說而附益之曰凡
有血氣必爭心必以利心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

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心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
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
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害者
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
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恐復開
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
萬世法也余嘗謂秦始皇有大功高於三代利及
萬世者二事廢封建築長城上一事論莫妙於柳
蘓下一事則見班固西域傳序云。必將假物以
為用考於荀子竟無出止有故人生不能無群心

而無分則爭二語。唐興制州邑又曰今國家盡制郡邑或州或郡下字亦非苟蓋唐高祖武德元年罷郡置州玄宗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復肅宗至德二載復諸州名新唐書地理志兼存一代之制故稱曰華州華陰郡同州馮翊郡。列子楊朱篇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柳子厚全本此誤記作荀卿有言耳

韓昌黎爭臣論愚按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不豈不也猶周頌不顯不承之不。官以諫為名出漢書蓋寬饒傳鄭昌語昌時為諫大夫。孔席不暇暖

而墨突不得點出漢書叙傳孔席不煖墨突不點與文子淮南子孔子無點矣墨子無煖席異。此論作於貞元八年壬申昌黎甫擢進士第故云未得位送楊少尹序作於長慶間昌黎為兵部或吏部侍郎故云予忝在公卿後

老蘓諫上愚按昔人論安有人臣懷龍比之心而用儀秦之術者乎只此其學之不純然而文特工緻絕矣。邱邦士曰於諫說一道韓非子為原病蘓為老泉為開方當又有為鑑肌膚切脉者其魏叔子機之一字乎余謂機即韓魏公諫垣存橐序中酌宜二字是也。三代後人臣以說術為諫法如京

房之於漢元帝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李文饒謂人臣欲道行於君者其辭婉款名高於世者其辭訐馮北海歎為篤論故北海曾闢程策云張良事漢高之於諫也得其時陳群事魏明之於諫也得其慎高允事魏太武之於諫也得其切李泌事唐德宗之於諫也得其平裴度事敬宗之於諫也得其婉亦足五法。說蓋出於仲尼見家語。魏徵列傳見隋末漸亂詭為道士尤屬意縱橫之說大蘓伊尹論愚按荆川評云斷續。葉若水遊於荆川門私論曰先生文惟一闔一闢耳荆川聞而愕然曰某平生苦心為文被公一句道盡竊以斷續

二字即闔闢之謂也

老蘓管仲論愚按子貢問於孔子曰齊有賢者乎曰未識也然則齊無管仲耶曰進賢為賢吾聞鮑叔之進管仲矣未聞管仲之有所進也老蘓此論似從說苑出。尚論編評曰賢仲寔難其人得可以制彼三子者則可矣余謂如董允之教責黃皓、畏允不敢為非即其證。逆知其將死指仲言天生隲用以為夷吾舌身死舌焉得生哉後十月隲用果亦卒事。聖二字訖簡公當作四十年

大蘓戰國任俠論愚按朱子語類曰東坡雖是宏濶濶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他

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斯語最為
平允却又曰某舊看韓曾二家文復看坡文覺得
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過矣

大蘓范增論愚按尚論編評曰增之立懷果欲共主
孫心而七國劉項乎不過從民情暫資西向耳至
項已成功而欲懷享其利不獨羽不甘即增亦不
敢為楚望也鄉子冠軍之殺義帝之弒意增必皆
與聞之羽何疑增之有惟帝既弒漢有辭增當悔
其初之失策而義不可去姑為項竭慶圖之迨勢
不可為始絕決去耳其疽發於背非憤項之隙末
憤己之失策也夫立懷而謂其不能難秦則不如

勿立難秦即懷功也而不善為之處且藉人以口
則其固事揆策草耳此增之所以為增也乎
大蘓留侯論愚按王遵巖曰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
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魏冰叔嘗自謂意識議
論有足與古人並立然古人之傳後世者必其文
之超逸獨絕不獨以意識也余謂如此篇三者皆
擅其勝矣

大蘓賈誼論愚按許彥周曰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
寔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
况也彥周名顛其伯季父皆與東坡交。王遵巖
曰謂賈生不能用漢文直是說得賈生倒而文字

翻復安幻無限煙波。向謂陳政事疏當在文帝
前七年戊辰是距初遇文帝且七年矣帝數以得
失不為遽惟痛哭二字有礙或易作紛更制三字
云。汪武曹曰克虞誤作公孫丑

大蘓王者不治夷狄論愚按東坡同弟子由入就祕
書省試共白父明六論中慮一有黜落者奈何明
允曰我能令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東坡
此文和題子由此題論則罵題然皆詳記得出處
者

大蘓物不可以苟合論愚按馮具區曰作時文莫如
唱桂枝兒聲、字、叫入人心窩裏來如上選東

坡諸論亦古文中桂枝兒也余向譬之淫聲美色
當之未有不心蕩神怡者。鄉字諸本譌作御一
作享亦非惟荆川文粹作鄉此校書者所以須善
本也

大蘓思治論愚按年譜嘉祐八年癸卯東坡年二十
八官鳳祥翔作思治論謂作於嘉祐以前者非也
蓋荆川不過以慶曆三年從范仲淹富弼議始減
任子此論云減任子於今五六年則是作於慶曆
末皇祐初故曰嘉祐以前不知仁宗本紀慶曆五
年范富罷此法亦旋廢矣復行者乃在至和二年
九月罷輔臣乾元節任子思嘉祐元年四月裁定

補蔭法故老蘓當文彥博復相上書曰今者大臣
建議減任子距作論時寔七八年坡云五六年者
約畧言之耳荆川史學亦未精

史遺秦楚之際月表愚按班孟堅有言古皆承聖王
之烈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
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是也

史遷遊俠論愚按止友聖歎謂一部史記只是緩急
人之所時有六箇字是他平生著書首意。讀史
漫錄曰莊子本意謂竊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心則為
仁義矣何言竊哉益言是非無定成則為是仁暴
無常貴則稱仁甚憤之詞也索隱解謬

五代史伶官論愚按世言晉王將終以三天賜莊宗
云云出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通鑑不取謂莊宗初
未與契丹及守光為仇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
事以誇其英武耳胡三省曰某按晉王實怨燕與
契丹重沒以屬莊宗容有此理莊宗之告哀於阿
保機與遣兵救劉守光此兵法所謂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也其心豈忍忘父之治命哉觀後來之事
可見已

五代史宦者論愚按此段從張承業張君翰傳後刪
取與真西山大學衍義所載同。茅鹿門曰通篇
如傾水傾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員而

其情豈余向在京師以撰著質傅山先生先生亦
有水銀之喻愧不敢當云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愚按晉文公問原守在僖
公二十五年時晉尚未三軍安得有中軍之將先
軫代卻穀後三年事耳。觀示諸侯諸本示並作
視蓋不知觀音貫不音官

昌黎獲麟解愚按獲麟解只是亂世之祥瑞不足信
也

昌黎原道愚按曾南豐詩稱昌黎之文曰並驅六經
中獨立千載後。困學紀聞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

子也緯文瑣語云。同張季望自京師歸舟中偶
誦原道訖季望曰此篇喫緊固在明先王之道以
道之而尤妙在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句蓋人於
二氏非盡慕悅其道其初大抵貧賤無聊計無復
之託其迹以資衣食既而有聰明才辨者出往往
能激揚宗旨簸弄神通俾其教日盛一日若王政
脩舉人咸獲所豈有逃入佛老之事哉蚤已將陳
繼儒佛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論闢倒矣余力為
擊節回思此語已三十三年而我友淪止亦二十
九年矣

昌黎雜說愚按注食馬而食二食字皆音嗣余謂而

食如字食之又音嗣

昌黎諱辯愚按康王乃昭王之父昭王非康王之孫
曾參之父字皙非名皙姓杜之杜上聲名度之度
去聲治天下之治音持天下治之治方音稚然即
音稚與雉上聲者不同聲非惟不同音或曰然則
杜度奈何余曰漢書功臣表有長安男子張章告
霍氏反封博成侯者可以易之請易曰周之時有
騏期漢之時有張章友人王無異曰佳。余曾作
續諱辯有云齊之諱有商人而其國將盡務本乎
宋之諱有王臣而其子將遂叛周乎爲子吳子所
激賞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愚按古之傳者有言指呂氏春
秋及說苑並以叔虞封唐爲周公與史記晉世家
異

大蘇策斷下愚按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
亡者也不意說事之文有此微言奧義。騎射之
騎音寄。契丹習中國韓延徽實教之見後通鑑
後梁均王貞明二年。晉割山前代北地賂契丹
山前則燕代北則雲故曰燕雲十六州。鼠不容
穴二語出楊惲列傳窶數師古注以爲戴器也。
遼有五京備於興宗當作策斷時興宗已升雲州
爲西京矣此云僭立四都乃聖宗以前制耳甚矣

讀書者不可不論世。○上京臨潢府今遼東東京
遼陽府今高麗中京大定府今大寧南京析津府
今順天西京大同府今大同是為遼五京
大蘇無沮善策愚按分明為三種人敘得何等變化
錯綜了無痕迹真飛仙人也厲法禁亦敘罰金爵
減首免勿推法同而文少不及。○入貲而仕即文
獻通考三十五卷中之輸財得官者與以貲為郎
異蓋始於武帝即位日窮兵而財用不足故有斯
令其間得人最盛者莫過楊僕之武功黃霸之文
治乃議者不以為藉口而動引釋之相如無乃考
古未精歟

大蘇倡勇敢策愚按茅鹿門曰氣之一字極中兵情
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撼山谷而杳不
可測。○南史謝靈運列傳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
懇而為靈運所輕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大人
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讀者文字疑似
文故每以慧業文人為句惟錢牧齋宗伯義山集
序用不誤

小蘇君術策五愚按子由君術等策皆作於至和乙
未嘉祐丙申間今之君子即指其時人距范文正
公卒雖四五年距公居母憂為萬言書以遺宰相
則三十年非如茅鹿門評暗指熙寧者鹿門學識

全疎。朱子語類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今不為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何酷似明神宗時！余嘗與友人姜西溟極論東林諸公林居講學，却仍執朝權為程朱以來君子一變局。西溟以為知言曰：當時小人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雜劇，以嘲笑之。其即此策天下之不同者，悻然不服，謂邪。

小蘇臣事策一愚按：重臣以衛太子事作證，當是時有燒梁獄，辭之田叔，閉獄門拒使者之丙吉，亦可

得而全矣。雖然，惟漢臣則可。

小蘇臣事策三愚按：此文譬若青烏家論來龍千里，逶迤到頭只結一穴耳。○蘇州重訂本刪去孟子有言曰：以下五十三字。○武舉起於唐，則天后長安二年壬寅。○唐太宗初即位，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教射於顯德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小蘇臣事策八愚按：此可想見當嘉祐二年前蘇氏兄弟屈首受書，抵掌論事，有矯尾厲角之風。故其文章議論如出一口。天倫樂事孰有踰此。余不覺

為神往者久之。○張安道為仁宗草兩制薦舉勅
曰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
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
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宋盛時君臣猶存
此意

小蘇氏政策一愚按昔侍子吳子側論文因及此篇
請曰老蘇學孟子而其文雜乎霸小蘇學國策而
其文近乎王推之諸葛孔明學申韓而前後二表
與訓命相表裏魏玄成學縱橫而二百餘奏粹然
一出於王道然則學固不可以定人哉子吳子曰
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三老掌鄉之教化嗇

夫職聽訟收賦稅縣所署也若郡所署則曰有秩
言其官裁有秩耳漢張敞為鄉有秩是歐陽公竟
不識有此官

小蘇氏政策九愚按魏叔子評蘇子內由如晴絲裊空
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孌娜而下斯文極似之。○
漢中人之家之產十金十金者直今之銀一百兩
千金是銀一萬兩矣既云百兩之家皆破則萬兩
家之無又何必言似算少錯。○治郡國絡錢於是
商賈中家巨上大氏破出漢食貨志無無復千金
之戶語。○子由引欲取固予之語頗當王安石亦
引之以棄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作宋史地

理志者遽謂厥後斥大疆土實本於此若以安石為得算者豈其然○契丹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後增銀絹各十萬西夏歲賜銀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此百萬者舉成數也

國語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愚按只一擒一縱耳譬若貓之於鼠不待齧其喉而鼠已氣盡矣昌黎鱷魚文法全本此○篇中百姓九四一百姓百官也餘則指黎庶百官謂之百姓者左傳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應平

聲當也料度辭也

左傳鄭燭之武說秦伯愚按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已為范雎近攻之策伏案矣

左傳吳蹶由對楚子愚按秦伯問陰飴甥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齊侯問展喜曰魯人恐乎對曰不恐此楚子問蹶由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只觀劈首一語不待下文而已知敵國傾耳而聽迎刃而解矣辭命之妙如是

左傳景王使詹桓伯責晉愚按此衰周之作較二十五篇書之誥命孰為堂堂流出孰為沾沾摹似其眼者定能辨之○杜註商奄為一國此句僅二國

與上五國下四國又三下國法變

左傳子產答韓宣子買環愚按以韋牛犒秦師以褚絮出楚俘及此不得國命不與晉使者私貨皆鄭高也何鄭高之多奇哉

國語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愚按雅愛韋昭注曰槃承盟器也勝大學集註盤沐浴之盤也遠甚欲取以易集註

左傳子產論尹何為邑愚按趙岐孟子序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直可移以贈斯傳○遠則小雅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等九層譬喻近則昌黎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

路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五層譬喻若築河堤以障屋雷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四層譬喻後凡詩文設譬處總不出此法○金正希少隨父商嘉與令聞其能文召試以學而第一為政第二之題正希應聲破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令大奇賞之

歐公上范司諫書愚按范仲淹列傳徙陳州章獻太后崩召為右司諫是為仁宗明道二年癸酉三月歐公正為西京留守推官故曰洛之士大夫相語也士大夫其指錢惟演尹洙梅堯臣謝絳輩乎○王伯厚謂廟堂二字見漢徐樂梅福二傳劉向九

歎王逸註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
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者誤矣歐公文正爾
老蘇上富丞相書愚按茅鹿門曰老泉欲富公和處
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於並相寮貳間有不
相能者。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既同為相弼性
審謹琦果斷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為絮嘗議
事弼疑難數四琦曰又絮邪弼變色曰絮是何言
二人稍有隙及光獻垂簾琦請復政亟令儀鸞司
撤簾時弼為樞密怪琦不關報有魏公欲致弼於
族滅之語琦一日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
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琦有愧色歐

陽脩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
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脩琦絕
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
不裁答及琦與脩薨弼皆不祭弔觀此則富公當
日於寮寮間亦可槩見矣。事不出於已而忌其
成功在張方平猶不能免

老蘇上韓樞密書愚按宋史兵志曰兵之制大槩有
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
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
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內之如京師
之所聞比禁軍也外之如西川之所見比廂軍也

又曰真宗咸平後武備漸寬仁宗世將驕士情徒
耗國用憂世者屢以為言憂世之言其或指老蘇
此種議論邪○琦初知定州兵挾功需賞賚出怨
語至欲譟城下琦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
其尤無良者然後振廩諸死事之家威恩並行將
帥之畧如是老蘇蓋欲以已試之效施諸京輦非
同告他人者○宰輔年表載嘉祐元年八月癸亥
狄青罷樞密使判陳州是日韓琦自三司使拜樞
密使故曰太尉適承其後○魏叔子評蘇明允如
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
李斯諫秦王書愚按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

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古取人之恕聽言之廣如此
奈何真氏文章正宗於此書不錄劉後村又從而
附和曰書如逐客猶遭絀辭取橫汾亦恐非豈不
固哉○楊惲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即謂箏宋書
樂志箏秦聲也代以為蒙恬所造非

昌黎與孟簡書愚按楊子雲去戰國未遠謂孟子闢
楊墨楊墨遂廓清自確昌黎以秦之禍出於楊墨肆行
算之禁然則孟子真空言無補邪恐非朱子孟子
序說刪存韓子語殊有見○行官見杜詩註是行
田者唐蓋有此名目猶國人亦謂之園官園吏云
歐公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愚按茅鹿門曰其

猶國人國
似當作園

機軸自昌黎送孟東野來又曰以後世之文士而不得預國家金匱石室之錄所以多扼腕而悲酸一是自傷不得為詞臣分撰紀傳一評此文在萬曆已卯時累朝實錄宋傳寫出越五年癸未申時行當國始家有其書王元美猶及其未先讀之云蘇字另提。蘇上歐陽內翰書愚按歐公年譜至和元年甲午行此似不與上連文

吏當作史
副使凡在翰林者七年四朝國史傳以為八年者小誤。韓范富歐陽為慶曆之四傑此書叙眾賢登用獨不及琦疑不可解至和嘉祐間眾賢復用蓋由琦平日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夫分忌者亦

少故能安其身以引其類實皆琦之力此書又復不及安得起老蘇而面質之。退而處十年謂自慶曆五年乙酉至至和元年甲午是年歐公服闋除舊職朝京師蔡襄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先一年余靖平賊儂智高於邕州後一年富弼由并州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范仲淹皇祐四年壬辰卒尹洙慶曆六年丙戌卒。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靖非廣西即潭州襄或泉州及福州云

老蘇上田樞密書愚按魏叔子曰豪邁足賞然自占地步峻嶒逼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為干進求知

愴應作憎

之事而又為傲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韓作備而近代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一句擬然便出議論直作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吾嘗論曲以只如說話者為妙蓋曲雖按譜原以代話時曲全是調文失之遠矣○田樞密名況字元均許州陽翟人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至和元年為樞密副使嘉祐三年為使四年罷本傳不載司馬遷答任安書愚按通鑑任安要斬於征和二年庚寅七月乃因戾太子反終言之其實此書云迫季冬仍是當刑時而刑非立決書自報於是年九

月十月間○遷既被刑後為中書令當在天漢二年壬午三年癸未以後任安從益州刺史入為護北軍使者矣非復刺史此傳云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者仍舊官也觀書中所叙乃安在京師平居予遷書遷因其下獄始報之云○或問為中書令既尊寵任職矣而書辭輒感慨嗚咽不自禁者何也余曰中書令原名尚書令典機事武帝游宴後庭始改今名用官者是遷任斯職已不復列於士類唯給事殿省為銀璫右貂之儔矣可恥孰甚憶甲子冬東海公撰古文淵鑿問余報任安書可入選否余曰此大有關係文字近袁公繼成題

其後曰負絕代良史才寧賤辱自處以杜閣宦擅
政用人之漸其為天下萬世慮尤深遠矣可稱遷
知己并載此語于書後以徹乙夜之覽亦可以當
公諫書也東海公曰善○上雍雍之所在地形積
高故曰上上音賞○孔子適陳史記家語陳並作
曹○余嘗謂司馬子長救李陵杜子美救房瑄真
是天地間絕不以成敗論人者可稱二俠故曰杜
甫似司馬遷○司馬貞引博物志遷除太史今年
二十八上邈其父談卒于元封元年辛未年甫二
十六故曰不幸蚤失二親若張守節以太初元年
丁丑遷年四十二歲則談卒時遷不為蚤孤矣○

勇者不必死節正是李陵一輩人○呂覽在為相
國日說難孤憤在未入秦之前五臣註曰遷但取
此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晉書職官志漢
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
昌黎應科目時與人書愚按意翻空而易竒言徵實
而難巧此韓柳二公書之分派處○昌黎既登進
士第明年癸酉應博學宏詞試後二年乙亥又應
皆不中其上宰相書曰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者當
併書判拔萃數之評者謂公實三應詞科似誤
小蘇上樞密韓太尉書愚按孔門弟子厄於陳蔡時
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為

萬世文人之祖異哉子由之年今亦與子夏齊云
○與燕趙間豪俊交遊竟不知何事出何書得毋
亦令兄所謂想當然耳乎○張文潛上曾子固龍
圖書司馬遷竒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
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
蹈其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似已知
燕趙間三字有病而節去之

昌黎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愚按昌黎元和十五年庚
子召拜國子祭酒薦籍由校書郎除博士籍前此
為助教昌黎贈張十八助教詩喜君眸子重清朗
攜手城南歷舊遊籍有患眼詩三年患眼今年免

則其初盲當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浙東觀察
李中丞考異注名異異觀察湖南及江西不於浙
東且元和四年卒或又作遜遜雖觀察浙東舊唐
書憲宗紀以為命於元和五年八月九年入為給
事中以孟簡代簡十二年八月入為戶部侍郎則
書所稱李浙東者其又繼簡之後乎紀傳並闕其
人○七州越州明州衢州處州婺州温州台州也
元稹亦觀察浙東故詩云會稽旁帶六諸侯○七
州通典共戶四十八萬一千有竒新舊二書共五
十一萬四千有竒故曰戶不下數十萬○丘邇求
通家稚弟也頃以文苑英華代張籍與李浙東遜

書來示曰明有遜字余因考翱文集自稱元和六年八月由京還東暮宿濤江七年稱其官為浙東道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九年並同則知遜者真其人而六年八月以前昌黎正在京師也所謂兩目不見物者其乍盲乎故蓋東野寄張籍詩西明寺後寤晤張太祝從爾有眼誰爾珍太祝籍初授官後得愈十年十一年間又復盲盲三年愈時東野已下世故昌黎有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落不能收之句不然自六年至十二三年皆盲無以為三年解矣或曰然則翱何故到京師余曰祭盧夫人坦文固云公遷侍郎翱赴浙東官途有阻困

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此所以至京師與蓋凡前世之事無不可考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此等并以復吾邇求

子厚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愚按困學紀聞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李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則王參元者亦本將家子李義山妻之叔父也○吳二十一年武陵來登第後坐事流永州也當在元和二三年間昌黎張中丞傳後序愚按錢牧齋宗伯跋張文昌集

引此叙吳郡張籍謂籍為吳人正新唐書和州烏
江人之誤又引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詩登第早
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以證余謂似已而抑
未盡也籍有送陸暢詩共踏長安街裏塵吳州獨
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寄
王六侍御詩洞庭已置新居宅歸去期君與作隣
為吳人復奚疑或曰然則和州烏江人之說昌為
來余曰蓋吳其本貫而烏江則寓居也昌黎貞元
十六年與東野書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殆登
第之明年春今和州西五里桃花塢為籍讀書處
他日寄朱闕二山人詩為箇朝章束此身眼看東

昌誤當作昌

路去無因歷陽舊客今應少轉憶隣家二老人又
寄州使君劉禹錫詩曰沙口堰水心亭江氣連城
山光滿郭寫舊遊歷歷然在目曾以此告東海公
載入新撰一統志蘇州人物內。雷萬春斷當作
南霽雲黃太冲說非是。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
功故賊送遠於洛陽不卽戮。大曆中巡子去疾
上書請奪遠官爵曰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
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卽說者之說。汴徐二州
名或為陳留郡彭城郡不為府云府者節度使幕
府也。叙中單稱雲者九通鑑皆加霽字正史傳
之體。士卒僅萬人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廣韻

僅餘也。若如正韻止有少也，纔也，劣也。解昌黎不識字。○戶亦且數萬，與杜詩昔我遊宋中，邑中九萬家不同。蓋杜遊梁宋在天寶三四載之間，全盛日。○汝勿怖，句死命也。句故新唐書作勿怖死，乃命也。增一乃字。○前已有張籍曰：結復張籍云：從禮記曾子問，老聃曰：吾聞之，老聃云來。○柳州有南府君睢陽廟碑云：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謹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鹵，論者或未之

思歟。又從全江淮為巡遠之功，進一層說，致佳。但考其時，正謫永州，霽雲子承嗣以劉闢叛，亦謫永州，而文為駢體，一似韓柳未出時人作者，何與。

子厚愚溪詩序，愚按此序作於元和五年以後。蓋五年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云：○唐書地理志，永州零陵郡有灌陽縣，今屬廣西桂林府全州。○困學紀聞，呂太史釣臺記云：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姓是溪曰冉子厚之語。又出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今本木作樹，郡作都。○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邢昺疏，詩言檻泉，公羊傳言潰泉，皆水泉從下上出者。○魏叔子評

韓退之文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柳子厚文如幽巖險壑鳥叫猿啼

歐公梅聖俞詩集序愚按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謂不得志場屋也後以大臣薦嘗召試賜進士出身猶異于今之終身不得與焉者○年今五十今字宜衍○唐人名詩為文章故杜云文章千古事又云名豈文章著韓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白樂天云豈有文章替左司不可枚舉歐公時則以無韻者為文章此古所謂筆也有韻為詩此古所謂文也馬貴與亦不得其解見經籍考○賀黃公極詆聖俞詩亦極

漿皆當作
漿謂船也

稱之謂其送滕寺丞歸蘇州云驅車入蜀時有弟毋不往留婦侍毋旁以子屬婦養昨得閭門書婦子死泉壤此心那得安棄官提轡鞅東馳三千里鬻馬求吳漿吳漿速如飛歸來拜堂上堂前去時樹已覺枝條長豈無懷抱感為壽酌春醪欲解其悲姑諷其孝又不用勸而用獎豈惟忠告善道殆默化于無形矣此之謂真溫柔敦厚唐三百年間無此一篇也梅詩之可敬在此又謂細閱此詩兼可悟論語中邑難二字

歐公蘇氏文集序愚按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貞觀十五年詔于

塵當作塵

與當作興

志寧等同修五代史志五代卽此。揮塵錄李定
洪州人晏元獻之甥文亦奇欲與此會而子美以
其任子拒之致與大獄梅聖俞詩一客不得食覆
鼎傷衆賓是也余按子美亦以廕補齋卽特鎖廳
去舉進士中第故以任子目李定宋之分別流品
如此。歐陽公年譜生于真宗景德四年丁未明
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子美生僅少公一歲仁宗
天聖五年丁卯八年庚午公兩試禮部始一。
二三大臣而下下多僞作不

歐公廖氏文集序愚按困學紀聞歐公以河圖洛書
爲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

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
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
文忠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余著尚書古文
疏證第二卷亦曾引此序以自況云。想見廖偁
當日似以洪範自洪範不緣于洛書與王子克辨
同非如歐公并以洛書爲無者而歐公特以其近
已也而傳會之贊賞之而爲作序

歐公釋秘演詩集序愚按湘山野錄歐陽公既撰石

曼卿墓表蘇舜欽書邵餗篆額歐屬僧秘演曰此
文鐫石訖且未得打忽一日於定力院見此刻問
寺僧曰何從得之僧曰五百文買得歐怒回詬演

以洪範自不
成句嘗有
脫字

傳當作傳

曰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演滑
稽徐語公曰學士豈不記作省元時邪庸人競摹
新賦叫於通衢云兩文錢來買歐陽修省元賦今
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解頤因又語曰吾友曼卿
不幸蚤世固欲得君之文張其名與日星相磨而
又窮民售之頗濟其乏豈非利乎觀此宜歐公樂
為其詩集序云。杜詩序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
句瀏灑頓挫句蓋渾脫乃舞名自鍾惺讀屬下句
遺誤至今子吳子亦偶因之

歐公釋惟儼文集序愚按前於秘演曰胷中浩然習
于佛無所用此於惟儼曰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

二僧之才氣皆為異教所消磨埋沒公頗寓閔惜
之意與昌黎同與東坡異

慎當作俱

大蘇六一居士集序愚按商鞅殺於周顯王三十一
年癸未明年甲申申不害卒懼在孟子適梁之前
安得云既沒嘗欲以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至
以孟子配禹可也一段載入孟子序說中似不得
以蘇氏廢。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
三百當作二百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則自晉數
起耳。論大道似韓愈等語正見他兼三不朽處
豈得謂龍頭蛇尾

昌黎送孟東野序愚按黃太沖曰一篇主意在善鳴

二字鹿門單拈鳴字便錯綜不得其緒。○茅鹿門謂前此惟漢書蕭何追韓信用十亡字不如先輩云其源自周禮梓人為筍虞來蓋梓人一官凡三章用鳴字者十評者謂叩其文亦似鳴者余于昌黎此序亦云

昌黎送楊少尹云愚按韓文考異於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下曰以與通用之例前已屢見此為最明白者因悟論語敬忠以勸以即與也集註畧。○太史公田橫傳贊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此序中頗反之。○張籍送楊少尹赴蒲州詩官為本府當身榮即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也因得還鄉任

郎當作即下
同

野情即今之歸指其樹云云也

昌黎送高閑上人序愚按初從子吳子遊歲在庚子問此評故事出何書答曰吾已不復記憶矣但非杜撰越二十五年從友人黃愈郃假蘇伯衡平仲集有宋唐說齋集序云唐嘗選昌文二十六篇為韓子非韓自選也子吳子偶誤記

昌黎送浮屠文暢師序愚按昌黎時為四門博士作後三年拜國子博士有送文暢師北遊詩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

昌黎送廖道士序愚按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通

龍疑能之
偽

典柳有騎田嶺今謂之臘嶺卽五嶺之一水經注
五嶺第二嶺也東為塞上西為都龐又名黃岑山
柳水所出北寒南燠氣候頓殊楚粵之界以此
昌黎送鄭尚書序愚按韓文考異於貴而能貧二句
下曰通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通王
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李訓當作鄭
注訓後此十一年始見通鑑○爾雅屏謂之樹註
小牆當門中帥守屏守候於此不徑入也

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愚按人知送董邵南序為諷
求其仕河北而不知此序尤諷李端公也李端公
名益字君虞登進士第以心疾久不調北遊河朔

幽州劉濟辟為從事嘗獻濟詩有不上望京樓之
句後為言者所追劾文云其為人佐甚忠則正諷
其忠於藩臣須歸勸藩臣奉職朝廷方為忠之大
者其意婉而所包者廣矣茅鹿門于帥先河南北
之將來觀如開元時評曰何等命意不知杜詩聞
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當時凡為王臣者
咸懷斯意矣奚必昌黎也哉○李義山所謂玉溪
生官不挂朝籍而死者其北樓詩此樓堪北望輕
命倚危欄何其忠李君虞才地為當時冠至與劉
濟詩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何其悖詩可以觀
詎不信夫○士相見禮一辭謂之禮辭再辭謂之

固辭三辭謂之終辭文中正依此次第。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漢以前毋論已此文坐必東向參以舊唐書盧汝弼節制河東時有父手書詩在亭之西驛每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南唐書故事試進士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伍喬卷後上嘆其傑作乃徙宋貞觀處席北張洎處席南喬居賓席賓席者東向坐也是唐及五代亦以東向為賓位云。十日謂甲至癸見周禮及在傳十二子謂子至亥見史記一句中兼二書。藩以裴垙薦元和四年己丑二月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序作於四年二月以後當昌黎與藩語却在疑左之謬

在元年丙戌。上距安祿山反范陽歲在乙未僅五十二年云六十者舉成數也

昌黎贈崔復州序愚按復州唐或為竟陵郡領縣三治沔陽沔陽今之州也。送許郢州謂刺史不當恒私於民以與觀察異為天下事之敗然則為刺史當剥下以奉上耶此語對於頓尤是以火助火不如此序佳

昌黎贈張童子序愚按始來及鄭與上寧毋句緊相應蓋張童子或鄭人云。五都謂陝謂虢兩謂洛謂鄭無雍在內雍京師也朝之聞人是兩謂洛為都者一東京一河陽節度使治所

下沔當公上
作沔

昌黎送王秀才序愚按韓文考異曰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為字疑衍果當衍

昌黎送董邵南序愚按韓文考異曰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辭以淡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子吳子舊評曰最跌宕鼓舞按伏不住○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日與狗屠飲於燕市

歐公送楊寘序愚按歐陽文忠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以退之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詩答歐曰然自是琵琶耳非聽琴余

謂此不知琴者也何文妙臻於此○子吳子舊評曰以極確之辭形極渺之理能使其不甚解者讀之亦與意無迕此文筆之妙○楊察之弟登慶曆二年進士第一者別一楊寘

子固送江任序愚按歸熙甫上公車賃驛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熙甫讀畢揮之曰此亦無他只文理不通耳偶拈一帙得曾子固書魏徵傳後挾冊朗誦至五十餘徧聽者皆厭倦欲卧而熙甫沈吟詠歎猶有餘味余嘗舉以告人曰此便是學而不厭的樣

子因思人家子弟有能好此百首文如熙甫之好
子固乎而不能文請砍取老僧頭去。王遵巖評
起處曰此意本不甚高故不得不文之以此辭

老蘇張益州畫像記愚按張方平列傳由知滑州徙
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
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
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
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
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
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
三司使召故曰天子曰歸又曰公歸京師。張文

定墓誌銘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
之至是方以為憂故曰歲在甲午。子吳子嘗謂
漢人文氣雄心却粗宋人文心細氣却弱余謂如
此記可免得弱字矣

歐公樊侯廟災記愚按歐公平生不信符瑞則亦不
信妖異矣斯文具見其槩

歐公有美堂記愚按朱子集有歐公事蹟曰梅龍圖
擊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臨佳處公為之作記
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
為記未必能如是詳也。宋史本傳擊字公儀成
都新繁人知杭州徙江寧府性淳靜不為矯厲之

行政迹如其為人平居不問生業喜爲詩故曰清慎好學君子

歐公相州畫錦堂記愚按韓琦列傳仁宗嘉祐六年封儀國公八年四月英宗嗣位進封衛國公治平元年五月太后還政始封魏國公此記作于還政以前嗣位以後故曰衛國公一本衛作魏非是。歐陽公年譜嘉祐六年辛丑閏八月轉戶部侍郎叅知政事治平元年甲辰閏五月特轉吏部侍郎此記結銜云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某又似作于琦封魏國之日存之以俟精考者。爲時名卿謂父國華官右諫議大夫有列傳歐公爲作真

贊。擢高科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武康軍名今漢中府洋縣。臨大事六句宋史取以爲列傳論

數當作數

歐公豐樂亭記愚按朱子語錄曰豐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或問余此何謂余曰卽朱子謂六一文壹倡三數今人是如何作文者也。居士集慶曆七年與梅聖俞簡曰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并建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

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他花竹不可勝記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已作一記未刻石按延魯乃南唐馮延巳弟於此石不相涉當作吳將劉金

老蘇木假山記愚按如此者幾何為句。老友張爾公告余木假山記其蘇氏之自喻乎。老泉山人東坡之別號也今譌以稱老蘇葉石林以前已然文安先生子由以稱其父也今認作諡且去安字真西山續文章正宗已然前一事世容有知者後

一事實自余考正始

歐公洛陽牡丹記愚按歐公言牡丹花之絕而無其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以知二者美不能兼即嘗所引荀卿子藝之至者不兩能說也竊以歐公文筆自足雄千古詩可勿論而人必欲崇尚其詩何與。自明季尚宋詩于今益甚而於蘇陸兩家也幾莫能擬議矣余獨愛賀黃公有評東坡詩才大難降筆走不守放翁詩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年譜仁宗明道元年癸酉三月夫人胥氏卒荆公附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愚按是時荆公正為三司度支判官距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變法時前

下位字當衍

九年。三司者鹽鐵度支戶部也。司各使一人。位
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副使一人。以員外郎。以上歷
三路轉運及六路發運使。克判官三人。元豐官制
行始罷。並歸戶部。○查道列傳。真宗咸平六年癸
卯。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克
度支副使。是副使實自查道始。楊偕列傳。仁宗明
道中徙三司度支副使。郭勸列傳。明道中遷工部
郎中。度支副使。皆前於作記時二十七年。○同里
戴唐器嘗誦宋景濂評王氏之文。如海外竒香風
水齧蝕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僅存。卽子吳子筋
骨之喻也。

博應作傳
下同

荆公附芝閣記。愚按是篇荆川福州初刊本載之名
曰廣題格。

大蘇司馬溫公神道碑。愚按碑建於元祐三年戊辰
越七年甲戌。改元紹聖七月。詔仆碑磨毀其文。而
斷碑之隙有杏生。馬^L膠枝屈蟠垂二百餘年好事

馬當作馬

繪為老杏圖。以為天眷有德云。○前漢李廣傳。李
蔡盜葬神道外墻地。後漢中山簡王傳。修冢塋開
神道。註曰。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神
道二字始此。事祖廣記。晉宋間始有神道碑。蓋地
理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而得名。非也。○哲
宗本紀。元祐二年丁卯八月癸巳。以夏國政亂。主

幼權臣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丁未岷州將
种誼執蕃酋鬼章青宜結則不數月月當作日九
月己未夏人寇鎮戎軍十二月壬辰兀征聲延部
族老幼萬人渡河降○神宗本紀熙寧十年丁巳
七月丙子河渠志作乙丑河決澶州曹村埽是為黃河入
淮之始元豐元年戊午四月戊辰河渠志作丙寅塞曹村
名其埽曰靈平四年辛酉四月乙酉河決澶州小
吳埽○河渠志元豐八年乙丑三月哲宗卽位小
吳決既未塞十月又決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
災故曰橫流五年朔方騷然○朱子深不滿此文
既說誠又說一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他日忽曰

此亦未有害誠者以其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
言之其無定論如此然則向嘗謂朱子傳註頒於
學宮俾天下童而習之長而遵之莫敢異說者乃
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意耳豈真謂聖人之經即盡
于此一先生言也哉而以爲盡者莫甚於東鄉之
艾石門之呂此二氏者斷古人之學脉痛後生之
靈府吾恐其罪不在陽明下矣○朱子曰温公自
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累章論張方平不行自中
丞復還翰林兼侍讀學士東坡作神道碑只說為
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却節去論方平事蓋為方
平諱也某初時看更曉不得後來看得温公文集

方知是如此。永興軍宋京兆府今西安府。光
自熙寧四年辛亥四月罷歸洛至元豐八年三月
入朝故曰十有五年。元豐八年五月戊午以光
為門下侍郎明年九月丙辰薨故曰為政一年正
月已得疾故曰疾病半之。茅鹿門曰此碑行文
特略朱子曰叙事雖略而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
矣這見得眼目高處余謂二說非也行狀碑銘總
出於東坡之手故一從詳一從畧正文章家互見
法且碑中已道破鹿門猶未識其體制耶
昌黎平淮西碑并序愚按人言金石文字叙所目擊
之事宜不誤抑殊不爾如明年平夏一段多少誤

上定字疑偽

蓋平夏平蜀俱元和元年事非各一年平江東二
年事非三年平澤潞五年事非四年當作明年平
夏及蜀又明年平江東又三年平澤潞遂定易定
。通鑑十月戊午朔辛未愬自文城柵東行六十
里夜至張柴村少休復夜引兵自張柴村東行七
十里至蔡州壬申四鼓愬至城下以登癸酉始破
其牙城擒元濟凡三日事碑只作壬申一日叙之
蓋文正用涼公平蔡錄從詳碑從簡爾行共一百
三十里亦與碑二十小異。道古進大夫注以為
道古時已為御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考異並同
不知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大夫

垣按易林懿
公淺愚不受
深謀又曰張
陳嘉謨贊漢
成都又陳子
昂詩漢家失
中策翔鳥晏
南驅簡詔安
邊使知是故
人謀是謀入
虞詒讀模昌
黎以前人已用
之似失攷

原止二字官名非同尚書必曰某部者所以別於
某部也昌黎于烏重胤多稱曰大夫。謀古音媒
與支部通為韻不音謨昌黎似讀作謨下與誅協
余謂不如徑用謨字廣韻謨謀也作文可不通小
學乎。邵陵通典郾城縣有古邵陵城在今縣東
卽齊桓公盟會所。新城度所築赫連城在郾城
縣沱口鎮也。父執王于一先生新樂侯劉公家
傳中叙文炳文燿文炤處曰炳曰燿曰炤皆去上
一字錢牧齋宗伯見曰古無此等稱于一隨聲應
曰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叙不嘗於霽雲曰雲乎牧
齋笑曰子可謂辨矣然非史傳正體今碑云顏胤

按下作古文
則上人字亦

武又云武古通皆雲之類也或曰左傳載書王於
晉重耳曰晉重公固本此歟。李義山韓碑詩腰
懸相印作都統初疑都統弘官名不當稱度及讀
昌黎詩次潼關上都統相公正謂度新唐書裴度
傳以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而實行都統
事是也。李翱百官行狀奏云元和二年平蜀斬
關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亦與史不
合惟元年平夏州五年擒盧從史得澤潞邢七年
田弘正以博魏六州來受常貢昭合。父執杜于
皇先生嘗述梅惠連之言梅固皈依佛者曰使世
尊復出不作古人則已若作古文少不得也要學

韓昌黎其絕識如此。○海寧盧六以曰此碑將相諸臣並書名不書姓嘗問崑山吳喬先生先生言出漢書霍光傳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等語後讀史記孝文本紀已有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之文知此體不始漢書然檢二書注皆無言去姓著名之意疑終未釋最後讀春秋襄公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穀梁傳豹云者恭也范甯注不舉姓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氏恭也云云然後得其緣起并徹其所以然之故爲

之暢然者累日

樵香小記卷之下



諱當作偉

撼當作憾

間當作聞

近代儒者有言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
之蘊奧諱哉斯言况他人哉雖然猶幸有朱子註
在焉愚童而習之長而遵之莫敢異說但中不無
未逮不無錯誤處朱子尚存安知不更補焉正焉
以告無撼於聖賢如改誠意章已事哉愚年滿四
十甫敢出臆見集衆間用幕一帙以示兒輩或謂
愚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而
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



先疑焉

趙岐注謂居師賓之位

之小者而已先孟子義若干則蓋父識

或問范氏謂孟子之於齊蓋處賓師之位其說可得而信乎愚曰否孟子為卿於齊孟子致為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然則既不處賓師之位何召之則不往見之愚曰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欲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真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齊宣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或曰孟子既不可召不識齊宣王可就見否乎愚曰於雪宮則

此葉誤在前當在下葉之後

諸字不宜塗去當从原文乙轉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皆所為無官守無言責者孟子之言詎不信哉或曰孟子於諸遊士若是其班乎愚曰自今日論之孟子則亞聖也自當日齊梁諸君之遇孟子固未見甚異於遊諸士也故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萬鍾使臣民皆矜式可謂極其隆禮者然考之史記孟荀列傳云騶奭者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固以此禮處騶奭革矣曷足異乎

且史遷明云孟子所如者不合又云困於齊梁較之騶衍所至見尊禮者為不侔安在其能識賢而獨尊之也史遷生當西漢時上距戰國不甚遠故得之於聞見者如此然能於齊稷下諸遊士獨推尊孟子使上與孔子並而知其不阿世俗而苟合如騶衍之所為此所以為千載隻眼之人與愚嘗謂左傳足以證論語史記足以證孟子此亦其一端也

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

此葉當在前

就見之於將歸始則就見之前乎此則無聞焉然則齊宣王之不足以大有為亦可槩見矣孟子所以終不遇而去也此關於孟子出處之大者愚不可

以不論

按宋子語類沙隨程氏謂繼而有師命乃有師事之命非師旅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時事朱子曰舊有此說但欲授室乃孟子拜去時事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考之仍師旅為當

或問孟子既為卿為臣又曰仕而不受祿是所異於人者但不受祿一節再何以遂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豈當時之客卿蓋一無所事事若此與然

秦惠王以張儀為客卿與謀伐諸侯昭襄王拜范

雎為客卿謀兵事是當時之客卿固未嘗無職守

也何獨孟子而若此與愚曰此蓋齊之官制而非
所論於他國也亦蓋齊宣王之官制而非所論於
他王也何以見之曰見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也
世家云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知駟衍淳于髡
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
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殺下學士復盛且數
百千人不治而議論者謂不治政事而各以議論
相尚如駟衍則談天也淳于髡則滑稽也田駢接
子慎到環淵則論黃老道德也而孟子於其間又

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按漢書百
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
石是諫官之所由始也然孟子云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似當時已有此官但未以諫爲名耳後
讀史記趙世家云武靈王少未能聽國政置左右
司過三人因恍然曰此固後世左補闕右補闕左
拾遺右拾遺之所由始乎益信孟子有言責者蓋
齊已先有此官矣又杜氏通典云諫議大夫秦置
掌議論無常負多至數十人漢武帝元狩五年始

愚按孝經孔子
有曰昔者天子有
諍臣七人此即諫
官也則由周以來
已有名已有官
且有教矣又非
自秦始皇置官也
馮景識

更置之夫曰更置則知以諫名官者實始於秦至
漢初而廢武帝更置故漢書曰初置也温公題名
記當改為秦漢以來始置官方合耳淳于髡對齊
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臣恐
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在醉矣此執法與御史似
即齊之任故叔孫通新定禮儀置法酒以御史執
法舉不之儀者輒引而去是也愚謂不特此也當
於滄池各召御史書其事蓋亦以御史在旁紀儀
而即兼揖左右史書其言動之戲秦以張蒼為御史
又號為柱下史其侍立常在殿柱下亦以御史
儀也執法即御史中執法一名中丞在殿中掌蘭
臺掌圖籍秘書杜佑有言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
此俱非言官而何大抵漢官制多本秦官制又

多從六國時興
六國中來耳

愚嘗告東萊趙石寅琳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

欲為苟去如集注云：仍是為肉為無禮何以見
知與不知俱不足以知孔子乎蓋孔子為魯司寇
不得用其道宜去一膳肉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
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已
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
上不稅冕而行說者皆謂見蔡明決請問孔子去
魯明云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豈此獨與接

馮景子長明唐山人

做解春卷集等

字長明其有北周馮景
清馮景子山公
有辛州樊中
解春卷集

以不稅冕
為微罪乎
載具眼

浙而行者同一說哉蓋冕原祭服止當戴於郊廟
雜記所謂大夫冕而祭於公者是今也戴於道路
間非孔子之罪而何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
因即在知者亦以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
欲以已之不稅冕之微罪而行不欲為苟去苟去
猶言徒去空而去無自己一點不是處是為徒
去此豈孔子所欲為樂毅報燕惠王書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亦是此意石寅喜曰自孔子以來百有
餘年其意惟孟子知之自孟子以來千有餘年其

意惟吾子知之耳使聖人古心厚意一朝而顯白
亦可謂天啓其衷者矣無按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
罪解說於人適則稱已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
行宿乎屯而師已送觀此似孔子當日有認一罪吾
可夫遂敬曰云云觀此似孔子當日有認一罪吾
而行故師已送而解之孔子有不欲直答者故但
曰吾敬可夫千載而下猶可以行情測也夫子又按
虛齋曰遲言以吾行蓋曰子路趣行曰夫子可以
矣故夫子言以曉之非必在路也遲也夫子可以
事子路曰夫子桓子與者魯君往觀女樂終日怠於
騰子大夫則吾猶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却如致
之趨行在夫則吾猶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却如致
行在夫則吾猶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却如致
細欲絕語今云非必不稅冕而行之時正道路低
在道上失其音矣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程子以為孟子云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
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
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
子者哉愚謂是固然矣然終未及孟子之知禮請
舉孟子之知禮者當以何語人多未應愚曰觀任
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孟子不但知禮且
能行禮觀公行
子有子之喪章則
行禮者又莫如孟

子矣
景識

顧麟士曰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稱其名而
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章
子是字今去却子字猶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
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按戰國
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為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
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為盼子田嬰人
稱為嬰子田文人稱為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為
冉子皆此類

王伯厚以曾西即曾申元之弟參之子也自趙岐注

甚

孟子誤以為孫而集註因之不知楚鬪宜申公子
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申字無疑况又見經典
序錄乎

陳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
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
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
贊作歛是也夫豐歲不歛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
乎乎愚謂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妙解然若未確
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

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歛於民以養
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

陳幾亭謂孟子書亦有說錯者注江注海少遠地勢
忽舉百鈞人情難推是也下句尤人所未經拈出
愚因思孟子只當云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力能勝
一匹雛則為有力人矣然則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方與下文徐行疾行相應起蓋人皆可以
為堯舜未聞人皆可以為鳥獲也

主耒田而
言不易之
說

集註徐氏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
至五人按禮王制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
食十八人云云又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之
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可見下士之祿有定
數不比庶人在官者受祿於官其祿之多寡則視
事之煩簡也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自耕至耒
田而言朱子引八此註中尤誤甚

於衛主顏讐由是王子路之妻之兄之家顏讐由亦
彌子之妻兄故彌子見主其妻之兄家而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集註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按史記殷本紀武丁崩子

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

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太丁

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帝辛立凡九世古

以一君在位為一世不論父子與兄弟如此紀前

云自仲丁至陽甲凡九世亂亦其證也

史記商君列傳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後趙

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可見都與邑在

孔氏穎達

謂父子異

昭穆兄弟

昭穆同胡

氏春秋傳

亦以閔僖

昭定為一

世集註之

說或同于

此

予按註引左傳不
如引穀梁云賜退
飛過宋都傳云
民所聚曰都此解
似勝引未無弊不然趙
宣五都皆有先君
廟又况孟子所不知
為都者且不止五人
也耶 景識

叔子看問
政章法典

寧都魏叔子禧手許孟子牽牛章一篇人曰此篇得

力從哀公問政章末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有許
多含蓄預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一句所

眉山蔣氏
看孟子法
同

以行之者一也使在後說九經又下一句所以行
之者一也使在更特起峰岳添出凡事豫則立一
節然後從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牽牛章前後
兩箇則盡及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
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用才情
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當以孟子此篇為
本

集註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愚笑謂
此寬却公西華矣冉子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

聖人語可見其受之者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為傷
廉然則公西華為無過乎因憶朱子論尹和靖一
事云和靖日看光明經或問之和靖曰母命不敢
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關却論父母於道一段
工夫所以致如此以此而責亦亦當何辭
枝與肢古通用折枝即折腰也見陸筠翼孟及傳疑
錄頰鼻莖也額頰也鼻莖與頰異孫奭疏云感其
鼻莖而愁悶也見大金辯按吳書諸葛恪折頰廣
頰是亦以頰與頰異
今茲未能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

枉疑杜之偽

亦之當作亦云

年齊有亂枉註云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米
來茲美麥後漢明帝紀詔曰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
劉叔異苑太康二年冬鶴言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
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皆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
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
三年始癸卯終己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
上系於惠成王以為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
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為哀王
是也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

按趙注亦之今
年未能盡云

之上之字疑作云

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
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
始丁卒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之哀王而從世
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為二十三年始癸
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愚以孟子證
之尚覺史記為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之惠王三十
一年卒已徙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孟柯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十五年特書
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下疑有脫
字簡

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子致為臣而歸通鑑
綱目亦因之愚按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
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遂教至武王有天
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
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
親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
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
梁惠王卒而即去梁是為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
齊當在丙戌以後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魯喪畢復

至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内孟子于齊行
縱歲月約畧可知者如此按齊宣王在位十九年
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

已卯終丁酉鑑始己丑終丁未
較後十年此後史記說詳見後

春秋公羊氏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
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
年始稱君此二傳之異同也愚嘗以孟子證之君
存稱世子滕文公為世子是也君薨亦稱世子滕
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也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為
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也若孟子所稱子力行

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
既定為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
賢人之事可知唯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
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為子直至踰年改元然
後而稱為君曰君如彼何卦曰君請擇於斯二
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踰歲月亦畧可觀矣

史記與孟子不同者唯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時
孟子以為宣王時通鑑從孟子而不從史記是矣
然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愚

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後畔也
且以宣王為卒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
年於是上而威王嘗以齊疆天下三十六年者增
為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四十年無道而亡者減
為三十年矣紛々遣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
愚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
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
齊為尤信孟子予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讓國
于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

年後一年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湣王十二年
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
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
仆燕而儲子正為相者也王令章子將兵以伐燕
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且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
而舉之謂五偶語為三也種々皆合安得起溫
公于九原而面告之

京山郝仲興敬著孟子解有云或問孟子歸葬于魯
時未幾也充虞治水言前日耳輒及于齊豈不終

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
及衆賓不拜棺下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
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祔之賜拜于葬
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舍祔及歸魯
三月而葬反于齊拜君賜也其止于嬴何也禮喪
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
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于嬴
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
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遂其李白

余往有此一節文
極疑此事不可
解今始豁然其文
可廢矣引居休一
段尤妙

白當左袒臧倉者矣愚謂此解精絕古所未聞少
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名漢屬泰山郡唐并八
兗州博城宋為奉符今為泰安州距齊都臨淄尚
四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四百里之外者乎且喪
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為壇位而哭乃出
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
皆哀感匆遽無暇可語唯至葬齊拜賜舍於逆旅
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
於嬴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以

不對不言亦別
有說

居休豈必別有義在此可止乎或問及解者而段俱出七

脩類彙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嗚呼

不有仲輿將使誰正之哉按仲輿又云克虞問有

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

猶答克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竊謂此解

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云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

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

且至遷就顧望也愚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亦

聞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國被兵革

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

又之按之疑偽

宣就孟子之辭令又棄寡人而歸胡為乎又之哉

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報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

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按繫如宋於去齊後

固是但即在元二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

於慎靚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為子之王不

似在滕謂畢戰為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

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

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即位然後之滕又應為報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

卒於赧王之初亦有故云
按魯平公年年表世家
差互此從皇甫謐說通
鑑本

晁子止公武曰孟子書載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
梁惠等七人夫死然後有諡軒無恙時所見諸侯
不應皆前死且魯平公卒在赧王十八年甲子上
距孟子游梁時凡四十年游梁時孟子已老安得
及見平公卒乎書非軒自著明矣愚曰春秋作於
哀公時孔子前哀公卒安得預知其諡而書之則
必為後人所加孟子書亦猶是爾或曰固也畢竟
書

春秋獲麟後

皆非夫子所

書

孔子以何書愚曰紀年云今王史記云今上皆見
在稱也或者其書哀公為今公乎且尤有一證論
語成於門人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
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張爾公自烈大全辯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

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
鄒孔子鄉索隱云鄒魯地名正義云鄒兗州縣其
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下人也之
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為魯人之證愚請一言以折

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
其國與爵哉按兒子詒樸亦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云生聖人之鄉也
或有問於愚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
好士孟子久遊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
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常一處其國焉
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
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
往矣紛々皆見尊禮何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
愚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讐也復讐則於齊矣

持論甚正

孟子曾為齊卿宣雖薨而昏尚存所謂復得罪在
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故寧終不
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大全辯載一說曰或問一見思去出晝何獨遲々答
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尚
冀復甦豈忍忍置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
家法愚謂此段取喻悲閔可為刺心

或問於愚曰鄒在春秋為邾成風曰蠻夷猶夏謂邾
也叔孫婁曰邾又夷也杜預註曰邾雜有東夷之

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愚應之曰三代以下華
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
其人不惟其地：本華也而人夷則從而夷之如
陸渾伊雒之為戎是也地本夷也而人華且能變
夷為如太伯居荆蠻端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
文王為東夷西夷人不必曲為之解舜生卒地名
猶莫有的據若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西府矣
非當日西夷地乎當日所為中國者僅冀豫青兗
四州而已徐州猶戎夷錯處况雍州之僻哉總之

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
茂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
終行夷禮而不克自拔者矣亦何常之有學者得
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局勢亦思過半矣

童時讀孟子蓋大夫王驩蓋字古蓋及與兄戴蓋祿

之蓋同音漢蓋縣城故在沂州沂水縣西北豈一
邑而為二人有乎後讀左氏春秋趙衰為原大夫
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為原同於時先穀亦
稱原穀孔穎達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因悟驩與

考證甚詳核

戴亦然按僖二十五年狐溱為温大夫六年陽處父至自温故劉子單子曰襄王賜文公以

温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也

集註畫齊西南近邑也本趙注及劉熨按括地志邑

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因悟樂毅初入齊聞畫邑

人王蠋賢合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只不出

齊都城西北耳

三原王端毅公曰吾有所受之也註以為父兄百官

之言余以為此乃世子之言也世子以為吾所以

定為三年之喪者非自為之有所受於孟子而為

之也按趙注亦云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三原正

與暗合因思父兄百官二段引古後截然而止不

復措一辭尤有餘味左氏昭元年晉使后子與子

干齒一段極相類晉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

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昭三年傳叔向曰盱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盱又無子杜預註曰無賢子因悟公孫丑問君子

之不親教子乃問君子之不親教不肖子何也故

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不然周公之教伯禽孔子

之教伯魚非親耶古人文法類此者頗多
吾師吳太易先生嘗說天時不如地利章兩地利字
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以勝天時下地
利是舉全而言之猶不能如人和
或問於愚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
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
愚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
有也或訝愚為無稽愚曰蓋嘗以臆度之以古參
之而後為是說也請為子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
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
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
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曰子知
古之量與今同耶異耶愚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
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纔當今之一也即
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
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
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

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愚曰今不可的考
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為齊公族祿
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于陳戴
耶則仕齊當十年矣倍于陳戴耶則仕齊當五年
矣或少倍于陳戴耶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
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
則固已歷五年矣又况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
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
粟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必實給漢三公
弼歲食

萬石實月俸三百一萬八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

斛即石也紂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當

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照周禮廩人月食
三鬴算鬴即釜也此豈

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奢侈成風而百姓雖竭廬

空軸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戰國可

勝慨哉

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為
齊王幸臣嘗欲自託于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驩
為介與往平公行子皆未嘗與言即從之來者亦

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疑駭以是積憾
而去之愚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為臣章於燕畔王
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
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
而言今不可考矣愚謂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
改正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乎按郝仲興亦曰
王伐燕後濬王之禍實非於此濬王死而齊遂不
振孟子之見幾蚤矣浩然長往寧得已耶又曰
取燕一事尤不改與兵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
臣猶為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王能改
圖援止猶可而不悟焉傷哉

朱子著孟子或問於淳熙丁酉後雖不復釐正然有
勝集註者如父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辭曰林氏謂
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
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
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
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
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唯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
言乃萬章傳聞之過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
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

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
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定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
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當作史記所謂索
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
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
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按愚亦有此辯詳見

尚書古文疏證

蘇子由古史疑舜禹益避位之說為妄孟子或問亦
嘗辯之然不及朱子他說為尤精愚故備錄焉其

辭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
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
其避之為不度而無取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
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
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
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
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
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
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

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
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遠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
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雖不避而強取之乃
為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
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避
避是以其言及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
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
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
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

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取焉蘇
子蓋賢於伯而尚何疑于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
當遂育之而不可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
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
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孟子中中國字其義有三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謂

國中也有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為帝王所都為

中故曰中國

見史記堯本紀劉熙註

得志行乎中國則對土

東西夷言耳百姓字義亦有三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百姓百官族姓蓋有爵土者故為君服斬衰三年禮也王曰非敵百姓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方泛言民庶耳按兒子詒樸亦曰百姓如不屬下句讀喪平身持服曰喪即檀弓所謂方喪三年程正公奏經筵三事朱子采其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等語于無或章註中愚尤愛其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真可續孟子格心章之後惜未采入註又曰凡上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蕭桐之戲則隨事歲規

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夫哉是言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與前萬鍾
皆確辨

或問於愚曰齊餽兼金一百鎰趙岐注曰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非今之銀黃金至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愚應之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考之漢律歷志斤十六兩然則秦之斤溢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之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

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也當戰國時淳于髡
傳梁送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
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
鎰進莊生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即
平魚君為魯連壽亦且千金固尚有什倍於齊魏
者安在其遂過於厚邪或又問曰予知古之權與
今同邪異邪金之價視今輕耶重耶愚曰漢四十
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
三百六十斤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

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至何休註公羊百金之魚
亦謂古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
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
兩金重至六兩足直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
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
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與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
淳于髡之趙齋金百斤
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
車馬百駟蓋十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為一斤
宋陳善扞螽新話曰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
讀為禮樂之樂誤矣唯鼓樂當為禮樂其他獨樂

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
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愚嘗歎此達解以為絕倫
蓋孟子曾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為
好禮樂莊暴縱不能對其所以云何至向孟子而
猶疑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
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即齊音
教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耶不可比
而同孟子之言誕至此耶必讀為悅樂字文義方

孩論語五者三
深章曰樂驕樂
樂宴樂註音樂
五教反則以上樂

字讀音作效字諸
下樂字如字讀
更妥更有根據
必與却解必蒙識

協大抵詩書無口寃直難明後人多為先儒成說
所壓服而不敢自伸其心力以追尋聖賢文義於
千載之上遂相率而為矮人見耳悲夫按却京山亦云樂樂
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其所
樂之事即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
王言樂

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祿
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愚考
之地官司司徒下良然當補入集註此切證也

趙氏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即朱虛侯劉章為

解固善矣蒙尚有不問趙氏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愚嘗舉以

焉按周禮染人之章有曰春暴練夏練云練染

夏者注之以春陽時陽氣燥達故暴其練夏暑熱潤

之時故未湛丹練豈可和釋右氣涼可以染夏成五色

不五六月之燥之時而秋氣燥且可與色何有于

暴且在陽於陽自古迄今亦不言從未有指夏日為夏從夏正即幽風七月一篇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

者以此處句有審之或兩在甚說不可專是類注

公劉生夏

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

為長按呂氏春秋載后稷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亦此意

告人此等解非漢儒不得有蓋曾子言暴之乾耳

暴之乾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必解作改時方

合或詰愚曾子言夏畦又不改時愚曰周正夏正

古人蓋兩用之如孔子作春秋從周正及刪詩又

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按却京山亦云周以五六

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

伏暴之極乾也又按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者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改時建

申之月下復云秋蟬玄鳥為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

一篇之中何嘗不互用哉

朱子集註於兩馬曰一車所駕也按古之駕車通以

四馬自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三改為士之車

所駕方與兩馬合陳祥道禮書曰儀禮云贈士以

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夫乘衰甸兩牡哀十年陳成子

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哀二十七年魯君以乘車

二馬遺孔子史記作乘車兩馬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

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為衰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

明何與他經又

異也韋博雅君

子一折衷之

物自用夏

正他詩皆周

時作何以皆用

夏正與左傳解

正異且春秋所

言災異如十月

大雨雪春無冰

十月墮霜殺菽

建子非建寅甚

明何與他經又

異也韋博雅君

子一折衷之

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袁句

也愚謂是說當矣然細按孟子所云兩馬亦未必

指士之車或偶舉之何則言其轍迹深為日久車

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即以馬之少者

亦當用安車之一馬今乃云兩馬之力昭猶子曰

后稷天下之為裂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文

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

會也按儀禮既夕篇公贈士以兩馬當作公贈士以

馬兩蓋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

兩此言豈一車四馬之力使然與亦通

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本趙氏注東陽許氏據周

禮大司馬之職以辨正之不知杜預註左亦同斯

文孔穎達疏曰周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

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故長勺

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艾陵之役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

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巫匠亦然意又云今治

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是豈術驅之手抑法使

之然嗟乎奈何治天下而用此等法哉

賈誼曰民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自古至今

與民為仇者有違有連而民必勝之其言深切足

警世主孟子今而後得反之註脚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自程子為異說而後益多聚訟

按太丁未立者謂

今未立而死也未

中已已死意則

下二句當解曰外

丙生二年而死仲

壬生四年而死不道尊尊孟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

后殷周繼此帝王之殊禮也殷道親親者立弟周

安可憑也是也愚謂一代之禮唐虞禪夏

爭要程誤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乃後人所撰

爭要程誤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乃後人所撰

爭要程誤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乃後人所撰

爭要程誤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乃後人所撰

爭要程誤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乃後人所撰

爭要程誤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乃後人所撰

言死者蒙未立

之文也覺趙程

之諸說紛皆可

自以孟子文意本

自明顯耳景識

其弟見史記梁孝王世家又曰方今漢此殷周之

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

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為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

自為周言之也善乎艾千子南英有言果商必世

嫡則孟子此二語為贅辭果其為二歲四歲而不

之立乃及於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

流傳至戰國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

可考以理推之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

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即以齒序

東御此論

足解前人

之感得立

弟立子二

語更為明

而先外丙於仲壬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愚謂縱
程子復起聞此說亦不得不頷首稱屈矣

北平王崑繩源謂愚雪宮華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

惠王語同而一指賢者之君一指賢者之人不應

互異若此且果指賢者之人分明是宣王自誇其

盛以為孟子榮辭甚驕孟子當正色以對以明所

不屑安得含胡曰有而即引之與民同也觀思子

不悅繆公友士之言可見蓋緣世多以雪宮為孟

子所居宣王來就見不知雪宮在臨淄縣東北六

里為齊之離宮宣王延見孟子於其地與同遊觀

耳愚曰甚善漢章帝過魯祠孔子大會孔氏男子

六十三人帝謂孔僂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

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

親居禹乘舟臨故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

於光榮非所敢承然則孔僂尚能為斯言況泰山

巖之孟子哉

按燕召公世家昭王為郭隗改築
宮而師事之孟荀列傳驕行如葵

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則碣石宮乃衍所
居此雪宮殊不同亦足證孟子未嘗為師云

安宜前輩喬聖任可聘嘗有言孟子為卿於齊終不

受祿夫君祿且然况交際乎蓋守身若此其嚴也
而彭更猶以為傳食之泰萬章至比於禦人之貨
其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若此而今人說
取與便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之說以
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微乎愚曰微
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
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

為而遽反於齊愚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
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為前日解愚曰孟子之書
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
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
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
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遊齊之
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
日耶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
愚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

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
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
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
心者猶一日也夫克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
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
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北魏孝文帝以與
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
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顧出孝文下耶故克
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訝

曰向所稱京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乎爾
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
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
歡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
不施已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
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歿於齊
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
車者是王使人送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
禮明云不拜祝墓後耶郝氏之妄解可足據耶總

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
不出齊都城之事丘文莊公濟家禮儀節有云世
俗親友來弔其存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
存使居喪者繹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
決旬經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
子反有之耶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
郝氏之說紛紛也按舊解成於乙卯夏此解於丁
巳冬亦見學問日新之益故兩

馬賁與謂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

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
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愚謂當時魯號秉禮已
莫之行齊宣莫之禁而欲短喪故曰滕君則誠賢
君也

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此句承上百姓如喪
考妣三年而人不知百姓孔氏以為百官即諸侯
諸侯為天子服斬諸侯之大夫總衰既葬除之又
思諸百姓句亦兼舜在內孟子舜既為天子云云
可見至蔡氏以畿內之民解百姓直不足一笑

寧都魏伯子際瑞論文章有宜簡者孟子河東凶亦
然是也有不宜簡者今王鼓樂於此先生以利說
秦楚之王是也鼓樂者憂喜不同情說秦楚者義
利不同效情相比而苦樂著效相較而利害明兩
軍相遇將卒各鬪也移民移粟述事而已事止語
畢複則無味也又有宜簡而不得不詳者如舜典
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典例所
存四時四方不可偏廢也禮制皆同不煩重敘而
約之曰如岱禮變之曰如初又變之曰如西禮委

宛屈軼斐然成章也

案王制有五月南巡守一段
與書宜叅觀見文字之時代

焉

魏伯子又論引證古事以對舉二事為妙如孟子王
不待大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大事小則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小事大則大王事獯鬻句
踐事吳王請大之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不召之
臣則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百世之師則伯
夷柳下惠不為臣不見則段干木泄柳宋行王政
則湯征葛武王東征養勇則北宮黝孟施舍蓋單

舉則似一事偶合對舉二事則其理若事事無不
確者而證辨之力亦厚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
趙氏註謂昔者姓也數日之間也尤非蓋昔者仍
昨日耳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
見越翼日已不恭豈有樂正子而至遲三日者乎
猶不自覺乎

集註戴盈之亦宋大夫愚謂盈之不勝本心人當是
名不勝字盈之耳勝讀平聲檢孫奭疏正同

傳當作傳

施發語聲從無此解解之自趙岐始原趙氏之意以
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日舍則舍其名也

又古未見有孟施複姓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

施字此傳會也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

少施一例乎案見子詒樸亦言越謂之於越者夷
言發聲也發聲在首不應在次字

堯以天下與舜章五問五答士之不託諸侯章七問

七答皆一層翻入一層盡其蘊後已非真章之善

問蓋作書者至此不如是即不暢耳因憶艾干子

挑應問曰全章文頗會此意開講云蓋戰國士善

為長短縱橫之說故充其說無所不可如挑應之
問舜為天子云云是也又云充其說可以使士師
執天子之父可以使天子竊父而逃可以使士師
不藉獄之就以明法可以使士師不以執法之故
而令天下無聖君下以二大比解前二柱子解畢
復云然則臯陶之法遂以逃抵與天下必諒曰殺
人者死雖天子之父不貸也幸而其逃也幸而其
棄天下以贖父情可矜恤也故曰可使士師不藉
獄之就以明法也何也以舜為天子能棄天下而

法亦明也然則天下遂棄舜與向也南河之南朝
覲者歸為訟獄謳歌者歸焉今且相率之海濱也舜
必以父之故懇辭天下天下終不以瞽之故棄舜
在臯陶以執示天下有法以逃而不問示天下有
父以天下不忘舜而與九官十二牧造海濱而請
焉示天下有君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瞽全
舜全而臯陶之法亦全故曰可使士師不以執法
之故而令天下無聖君也何也以舜為天子天下
不能棄舜也竒思暢論竟能補孟子書中所未逮

亦未有也

按士師乃周官名今以當虞大非

黃蘊生淳耀亦有挑應問曰全章文後四小比云蓋

以一命之命為輕於天子命之命者此三代以下

之論非所施於上古以父子之樂為不如有天下

之樂者此豪傑以下之情非所出於聖人法申於

官禁則人不可妄殺而海內刑措矣親重於天下

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足以羽翼經傳至

從此看出力無所不竭尤稱真經術也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集

註疑微子啓有誤不知非誤也此古人連類而及

之之文也酒不可言食而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風

不可言潤而繫辭潤之以風兩馬不可言造而玉

藻大夫不得造車馬他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

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宋

玉楙所謂古人省言之體蓋如此初不似今之拘

拘矣

按王楙此說純本邢昺論語疏

向謂古人文義有從實證出有從虛會出者今思之

不特文義即事實亦然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

夷族孔子恥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為辯正引闕止
字李斯上書以證愚獨愛洪容齋一說云孟子載
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
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
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為尤妙云

兒子詔樸九歲時令之誦王文恪周公兼夷狄一句
文因前問曰猛獸指上虎豹犀象而夷狄將何指
愚曰即王文恪所指若奄若飛廉者是秦本紀中
衍之玄孫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實生蜚廉又前

云柏翳子孫或在中國在或夷狄飛廉非夷狄邪
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武王時助紂特伐之
成王初與三監淮夷徐戎並叛周公歸政之明年
後與淮夷叛故書數其罪曰至于再至于三奄亦
夷也文恪所指是也林次崖謂五十國中必有夷
狄丘瓊山謂非獨奄飛廉又有夷狄昏臆說按孔
成王遣奄君於蒲姑蒲姑齊地
近中國教化之則奄為夷尤明
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
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視朝則日

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
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
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
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
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棄別焉而為此日出視朝
之常語邪案此上朝字當讀任齊王以孟子肯來
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孟
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
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朱子有跪坐拜說一篇其畧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
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

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
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為坐小
雅不遑啓居傳傳當云啓跪也爾雅妥為安坐疏

云安定之坐也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
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
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愚因最
賞趙氏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
坐蓋危坐者容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
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

坐事然不同而孟子文字正於前後著兩生字中
間絕不叙容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家草
蛇仄線之法趙氏註則於勿敢見下先補一筆曰
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為下文坐字張本漢註
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按却仲輿亦云請勿復
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友人王崑繩謂愚子既證孟子為鄒人非魯人冒為
毋葬於魯何不并為辯析為愚曰孟子蓋魯公族
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為鄒人猶葬歸於魯
者太公子孫反成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

在鄒縣北二十里為山之陽又非魯地疑古為魯
地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

讀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傳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竊意
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
伍亦非行間戰國時尚武備且多奸變生不測故
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為喻
却仲輿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
亦指守衛者言

士疑字之謬否
當衍

楊升菴讀年為善為一旬士則之為一旬野士屬下

以其為士者笑之與前相應非也仍則之野為句

此即周書則至于豈句法惟馮婦之野然後衆望

見馮婦不然叙事豈有無根者耶升菴嘗標古書

傳文法數條出以為宋儒都不曉此今得毋自蹈

之邪案升菴本宋周密癸辛雜識

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六師屬天子大國僅三軍分明

天子有伐有討如何云討而不伐且承以是故二

字此乃孟子文辭病處蓋只為說諸侯伐而不討

遂裝上天子討而不伐以為對案而不覺與上文

背要須改為天子有討有伐諸侯有伐無討始得

或訝愚敢議孟子愚曰水注江則不合於禹貢服

齊疏則不合於儀禮討不伐則不合於周禮大司

馬皆不聞以是數者賤孟子之聖亦何必曲為之

說哉案檀弓穆公之四年使人問於會申申對曰

公毋服齊故首言齊次斬蓋并及之不似孟子對又遺斬檀弓文字密如此

崑山顧寧人矣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

凱註左傳成二年者是昆吾大彭豳有春秋之五

韋齊桓晉文

伯趙臺卿註孟子五霸章是今集註並列二說而無折衷非是當止存趙註蓋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為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東**起者也然寧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為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不且出仲尼後哉

大蘇氏曰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為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置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
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此與韓子相表裏而
實勝韓子在楊墨絀於孟子不似昌黎以秦之禍
由楊墨說為無稽耳集註序說刪存韓子語殊有
見案申商之後尚
在孟子適梁前
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
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
謂此事在漢書并無可考愚謂漢書固有是說但

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乎書云孝
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象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諸子
傳說即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
崇六藝云案皮日休亦云漢得孟
子置博士以專其學
趙政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蘇洵
曰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為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
不可犯是二說者可與讀孟子矣
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啓南陽社註在晉山南河

北故曰南陽愚案即今太行山南河內縣等地一
戰勝齊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
南陽也愚案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
齊地必齊地深挿入魯界中者故魯欲一戰有之
二南陽所指各不同

鄭夫深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
道矣考之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尚與淮隔
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
孟子蓋指夫差所掘者以為禹迹誤矣愚案哀九

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乃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
西北至宋口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又杜
註通糧道也亦非會晉會晉乃國語中別一事鄭
說總誤案隋開皇七年關山陽瀆大業元年開邗
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
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亦一異
註謂今水路淮定入海亦非

